

【传奇系列】

楚留香

古龙著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1247.5
5650
:2

楚留香

貳

【传奇系列】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古龙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1247.8
472
:2

小城故事 II

戀 愛 巷

早兒 繪 · 韋然 著

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第二十九回 画 眉 鸟

柳别飞就像是被人重重打了个耳光，脸上每一根肌肉都颤抖起来，满头大汗如雨点般滚滚而落。

琵琶公主悠悠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与其苟延偷生，倒不如光荣战死，你说么？”

柳别飞跺了跺脚，嘶声道：“柳别飞何惧一死，但死也要死得有价值，若只是去白送性命……”

琵琶公主打断了他的话，道：“你觉得自己不是石观音的对手？”

柳别飞道：“普天之下，能和她一较高下的人，只怕还不多。”

琵琶公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只要你能带我们找到石观音，我们倒不惜为你拼一拼命，但你既然……既然不敢，那也只好算了。”

柳别飞面上一阵青一阵白，忽然咬了咬牙，转身奔到皇甫高面前，拉起他的手，扑地跪了下来。

只见柳别飞满面痛泪，在皇甫高掌心不停的划着字。

皇甫高像是忽然大怒起来，一脚将他踢开。

但柳别飞却又爬过去，皇甫高身子发抖，一双空洞的眼睛里，竟有两行眼泪，缓缓落了下来。

又过了半晌，柳别飞忽然长身而起，嗷声道：“两位真的要陪我兄弟去找石观音？”

胡铁花立刻道：“自然是真的。”

柳别飞道：“纵然有去无回，也在所不惜？”

胡铁花大声道：“胡某难道是贪生怕死的人么？”

柳别飞仰天长长吐了口气，道：“好，既是如此，两位就随我来吧！”

一片石峰，平地拔起，大地至此，似已到了尽头，皇甫高到了这里，手脚都似乎已在微微颤抖起来。

胡铁花极目四望，不禁动容道：“好险恶的所在，莫非已到了地狱的人

口?”

柳别飞叹道：“不是地狱的入口，这里就已是地狱。”

他沉声接着道：“群山之中，有处秘谷，石观音就住在那里，我皇甫大哥也就是在那里受尽了非人所能忍受的折磨。”

胡铁花眼睛里发出了光，捏紧拳头，大声道：“现在他报仇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咱们冲进去吧！”

柳别飞道：“但这石峰之间，道路迂回，往复交错，而且穷极生克变化，咱们若是就这样撞进去，只怕永远也无法走进这迷谷。”

琵琶公主着急道：“那……那怎么办？”

柳别飞道：“只望到了晚上，风向能改变。”

琵琶公主又忍不住道：“为什么要等风向改变？”

柳别飞叹道：“我皇甫大哥耳目俱已残废，所以后来石观音已将他看得和死人无异，对他丝毫不加防范，谁知他出入这迷谷几次之后，便已凭着一种特异的触觉，将谷中道路的生克变化，俱都默记在心。”

琵琶公主道：“所以他才能摸索着逃了出来，是么？”

柳别飞道：“正是。”

琵琶公主道：“那么，这和风向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柳别飞叹道：“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人，要分辨出方向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他需要倚靠许多种因素，风向，自然就是许多种因素之一。”

琵琶公主叹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他逃出来的那天，吹的风和现在不一样，他生怕感觉上有了差异，就会将方向走错，是么？”

柳别飞道：“不错，在那迷谷之中，只要走错一步，便是万劫不复的了。”

胡铁花抬头仰望着天色，着急道：“要等到什么时候，这见鬼的风向才能改变？”

琵琶公主道：“沙漠上，白天和晚上吹的风，往往是不同的。”

柳别飞道：“不错，到了晚上，风向说不定就会改变了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它若偏偏不变呢？”

柳别飞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它若不变，咱们就只有等着。”

幸好胡铁花的运气并不错，入夜时风向果然已改变，由东南变为西北，寒气也自西北方卷了过来。

石驼以剑点地，当先而行。

他每一步都走得十分缓慢，十分慎重，像是生怕一步踏错，便将永生沉沦于万劫不复的鬼狱。

但片刻后，他们还是走入了石峰群中。

无星无月，大地漆黑得好像已被装在棺材里。

胡铁花几乎什么都瞧不见，心头也沉重得透不过气来。

但他也知道，越黑暗，反而对皇甫高越有利，因为在这样的黑暗里，有眼睛的人，行动反而不如瞎子方便。

皇甫高还是走得很慢，但却是不停的在走，行动就像是猫一样，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声音发出来。

其实，这时狂风怒号，纵有脚步声发出，别人也不会听见——别人若有脚步声发出，他们自然也不会听见。

只有皇甫高，他不用听，也能感觉得出。

就在这时，他像是忽然感觉到有了警兆。

他猝然一回首，身子已伏了下来，贴在石壁上，此时此刻，大家已都唯他马首是瞻，立刻也跟着紧张起来。

胡铁花掌中握着他自黑衣大汉手里夺过来的刀，悄悄绕过皇甫高，贴在石壁上，屏息静气的等着。

无边的黑暗中充满了杀机。

胡铁花就像是一匹在等着择人而噬的恶狼。

过了半晌，山峰那边，果然隐约传来了人的呼吸声，胡铁花掌心沁出汗，刀握得更紧。

呼吸声渐渐近了。

胡铁花闪电一刀砍了下去，他几乎已将全身力气，都用在这一刀上，这一刀的快与狠，只怕很少有人能躲得开。

他存心要将对方的头颅一刀砍成两半。

他自然永远也不会想到，这一刀砍的竟是楚留香。

楚留香本来也许也走不到这里的。

幸好他们在最危险的关头，没有遇上石观音，也没有遇上石观音其他的弟子，竟偏偏遇上了曲无容。

“……就凭你们三人这样子，也想走得出去么？”

这句话正是曲无容说出来的。

她一身都是雪一般的白，断臂用白绫悬着，面上也蒙着雪白的丝巾，使人但能看见她绝美的风姿，而忘却了她脸上丑陋的伤痕。

楚留香、姬冰雁、一点红，三个人张大了眼睛瞧着她，谁也不敢说话，谁也不知道她将要怎样。

只要她一声呼唤，他们三个人就走不成了。

但曲无容居然也只是静静的瞧着他们，没有开口。

一点红忽然道：“我说的，你听见了？”

曲无容道：“哼！”

一点红道：“你走不走？”

曲无容冷笑道：“你明知自己逃不出去，想要我带路么？”

一点红瞪眼瞧她半晌，忽然纵声狂笑起来。

一个终年面上不见笑容的人，居然会大笑，这本是件非常令人感动的事，只可惜他笑得太不是时候，笑声若惊动了石观音，这笑的代价就是三条命。

姬冰雁怒道：“你是不是想以死来向她表明心迹？但我们可犯不上这样，她对我们无论怎么想，无论将我们看成怎么样的人，我都不放在心上。”

一点红骤然顿住笑声，道：“好，你们走吧！我不走了。”

他竟用出他剩下的全部力气，拼命一推，挣开了那缚着的腰带，自姬冰雁背上滚落了下来。

楚留香动容道：“你……你这是何苦？”

一点红道：“少了我，你行动也方便些。”

楚留香跺脚道：“但我又怎能将你留在这里？”

一点红淡淡道：“我从未觉得性命很珍贵，随时都在准备着死的。”

他戛然顿住语声，那冷漠的神情却很像在对曲无容说：“我绝不会为了求生而骗你的，你若是这样想，非但看轻了我，也看轻了你自己。”

曲无容蒙面的丝巾仿佛湿了。

这比冰还冷的女子，难道也会泪流满面？

她忽然取出个小瓶子，抛给楚留香，扭转了头，嘎声道：“这是解药，你们都走吧！”

楚留香却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姑娘现在才让我们走，已太迟了。”

曲无容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楚留香叹道：“红兄的脾气我知道，他说过不走，就绝不走的，他不走，我

们两个人难道能走么？”

曲无容道：“他……他还想怎么样？”

楚留香摸了摸鼻子，缓缓道：“他已表明了心迹，姑娘若相信他，就该和咱们一起走，他若知道姑娘已不再对他有所怀疑，自然也就走了。”

曲无容道：“我……我不能走。”

她不但声音颤抖，身子也剧烈的颤抖起来。

楚留香道：“这里还有什么值得姑娘留念之处？”

曲无容没有答话，似已说不出话来。

就在这时突听一人大喝道：“你们四个，谁也休想走。”

一个紫衣少女，不知何时竟已在长廊尽头瞪着他们，楚留香、姬冰雁，纵然镇定，也不禁为之失色。

曲无容失声道：“四妹你……”

紫衣少女打断她的话，冷笑道：“谁是你的四妹，你这不要脸的丑丫头，平时一面孔假道学，谁知一瞧见男人就昏了头，难道你忘了师傅会怎样对你？”

曲无容反倒镇定下来，淡淡道：“但你也莫忘，师傅现在并不在。”

紫衣少女怒道：“师傅不在又怎样，凭咱们几十个姐妹难道还对付不了你们？”

她的手在墙上一按，立刻便有一阵震耳的铃声响了起来。

楚留香知道铃声一响，石观音门下弟子必将倾巢而出，这些少女武功俱都不弱，而且显然每个人都有一两着石观音秘传的杀手，凭他们四人之力，要对付这些少女们，胜算实在不多。

何况姬冰雁和一点红现在简直连出手之力都没有。

姬冰雁现在刚吞下去解药，悄声问道：“这药要多久才能发挥效力？”

曲无容道：“多则一个时辰，少则半个。”

姬冰雁叹了一口气，无话可说，对方片刻就要来了，他气力纵能在半个时辰内恢复，又有什么用？

他已将剩下的解药递给一点红，一点红也没有拒绝，只叹这两个当代武林的绝顶高手，纵然服下了解药，也只有等着听凭人来宰割。

铃声还在响着。

紫衣少女厉声笑道：“你们此刻若是束手就缚，也许还可少受些罪，否则……”

曲无容冷冷道：“你再说一个字，我就先宰了你。”

紫衣少女脸色发青，却真的不敢再说一个字。

姬冰雁忽然道：“楚留香，你今天还不肯杀人么？”

楚留香摇了摇头，微笑道：“我若要杀人，早就杀了，何必等到今天。”

姬冰雁冷冷道：“但今天你不杀人，别人就要杀你。”

楚留香叹息道：“今天我就算杀人，只怕也还是难免被人杀的。”

连楚留香都说出如此泄气的话来，事态之凶险，可想而知，姬冰雁也知道，他们实在连一分胜算也没有。

一点红忽然道：“是我害了你。”

他这话虽然没有指名，但谁都知道他是在向什么人说的。

过了半晌，曲无容终于冷冷道：“你不珍惜自己的性命，我难道很珍惜么？”

一点红道：“很好。”

两个人都不再说话，甚至连看都没有互相看过一眼，但两人却就这样已将自己的性命交给了对方。

楚留香也曾见过不少多情的男女，也曾见过各式各样不同的爱情，却还未曾想到世上竟有他们两人这样的。

这一份奇特的感情，虽是那么淡漠，但在这生死一发的危险中，看来却分外强烈，分外令人感动。

只不过这究竟是甜是苦，恐怕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了。

忽然间，两个少女自长廊尽头狂奔而来。

她们竟是完全赤裸着的，身上还沾着水珠，显然就是方才在沐浴的那两个。她们明明已被楚留香点住了穴道，此刻的来势却疾如狂风。

楚留香又惊又奇，紫衣少女则皱眉轻叱道：“警铃虽然急，你们至少也该先将衣服穿上呀！”

叱声未了，赤裸的少女已奔到楚留香面前，面对着她们成熟的青春胴体，三个男人正不知如何是好。

谁知这两个少女刚奔到面前，就无声无息的倒了下去，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巨手，迎面给了她们一拳。

这变化不但使得紫衣少女面色大变，楚留香等人也吃了一惊，只见她们自背脊至足踝，都仍是光滑完整的。

曲无容忍不住翻过她们的身子，也瞧不出有任何伤痕，但一张脸，却已

变成紫色，一丝鲜血，从她们的嘴角缓缓流了出来。

再看她们的脖子上，竟有一圈很细的红印。

曲无容激灵灵打了个冷颤，失声道：“她们莫非是活活被人勒死的？”

楚留香皱眉道：“看来只怕是如此。”

姬冰雁道：“既然已被勒死，怎么还能奔来这里？”

楚留香沉吟着道：“勒死她们的人，用的手法很妙，而且也算准了力量，存心要她们奔到这里后再断气。”

他似乎忽然发现了什么，一面说着话，一面俯下身去，扳开那少女紧握的手掌，取出一张翠绿的纸。

曲无容道：“是谁勒死了她们？为什么还要她们奔来这里？”

楚留香眼睛凝注那张纸，脸上的肌肉，似乎在抽搐，过了半晌，才长长吐出口气，一字字道：“这只因那人要将她们的死尸送给我。”

曲无容失惊道：“将死尸送给你？你……你……”

楚留香苦笑着将那张翠绿的纸递了过去。

只见上面竟写着：

楚香帅笑纳：

画眉鸟敬赠

紫衣少女虽未看见这张纸，但也不禁全身汗毛直竖，满头汗出如雨，忽然转身狂奔出去，大喊道：“来人呀！来人……”

她身形眨眼就转过长廊，瞧不见了。

只听她呼声突然中断，接着她身子竟又退了回来。

楚留香等人忽也紧张起来，只见她脚步一步步向后退，竟一直快退到楚留香他们面前，始终也没有回过头。

曲无容只觉得手心发冷，嘎声道：“你……”

一个字才说出口，紫衣少女竟已仰天跌倒。

只见她满脸俱是鲜血，鼻梁正中，竟赫然插着一柄翡翠雕成的小剑，剑柄上也飘着张翠绿色的纸。

纸上竟也写着：

楚香帅笑纳：

画眉鸟敬赠

大家面面相觑，竟没有一个人说得出话来。

翡翠脆而易折，鼻梁却最是坚韧，这“画眉鸟”竟然以翡翠制的剑掷入别人的鼻梁中，这份腕力又是何等惊人。

楚留香忽然道：“朋友屡赐厚赠，为何不肯相见？”

话声中，人已轻烟般掠了过去。

曲无容等人紧紧相随，转入另一条长廊，但见楚留香脸上发白，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，竟像是被吓呆了。

自他脚跟开始，每隔两步，就倒着一具少女的尸体，这条数十丈的长廊，竟然摆满了尸身。

数十具尸身整整齐齐地摆着，就像是陈列什么货物一样，这景象的诡秘恐怖，无论谁见了，都难免毛骨悚然。

曲无容到底是个女人，这些死去的少女，到底曾经是她的同伴，她只觉两腿发软，已晕了过去。

姬冰雁也几乎忍不住要吐了出来，他虽然心肠冷酷，但这一一生中却也从未见过这么多死人。

就连手下从来不留活口的中原一点红，也似骇呆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楚留香才长长吐出口气，长叹道：“这画眉鸟好辣的手。”

姬冰雁喃喃苦笑道：“他知道你不杀人，所以就替你杀了，只不过……他实在未免杀得太多了些。”

只见这些少女，有的颈上红印宛然，是被勒死的，有的血肉模糊，是被刀剑所伤，有的一颗头软软挂在一边，是被拧断了脖子，有的口吐鲜血，是被人以重手法击毙，有的被割下舌头，有的被挖去眼睛……

这“画眉鸟”竟似觉得杀人是种很有趣的享受，很有趣的娱乐，竟然想出各种方法来杀人。

每个被他杀死的少女，身上都有张翠绿的纸：

楚香帅笑纳：

画眉鸟敬赠

姬冰雁苦笑道：“画眉鸟，画眉鸟……想不到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竟取了个如此可爱的名字。”

第三十回 断臂论交

楚留香叹道：“你仔细瞧瞧她们的脸。”

姬冰雁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不喜欢看女人，活的都不看，何况死的。”

楚留香沉声道：“你若仔细一瞧，就可发现她们各个的死法虽不同，但却有一样相同之处。”

姬冰雁终于忍不住还是瞧了一眼，脸色忽然大变，失声道：“不错，这些少女都没有眉毛。”

楚留香叹道：“她们本来是有眉毛的，只不过被人削去了。”

姬冰雁抽了口凉气。道：“难道他杀人之前，先要将别人的眉毛削去么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只怕就是画眉鸟杀人的标布，看来他不但以杀人为享乐，而且还要使人都知道，人是他杀的。”

姬冰雁默然半晌，缓缓道：“但他这次杀人却是为了你，好歹总帮了你的忙，是么？”

楚留香皱眉道：“嗯！”

姬冰雁又道：“他为什么要帮你的忙？你认得他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不认得。”

姬冰雁道：“他总不会无缘无故的，来了就杀人，杀了人就走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其中自然有原因。”

姬冰雁道：“什么原因？”

楚留香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到目前为止，我简直连一点迹象都猜不出，但我相信，无论他的用心是好是坏，都不会就此一走了之的。”

姬冰雁道：“你想……他不久会现身么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说不定他时时刻刻都在等我们，只是我们都瞧不见他罢了。”

姬冰雁只觉背后有些凉飕飕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像这样的人，我倒宁可永远莫要瞧见他才好。”

他忽又笑了笑，道：“但无论如何，现在石观音的弟子，总算已死尽死绝了，我们已可大大方方的走出去了。”

他永远不会想到，外面还有致命的一刀，在等着他们哩！

当先领路的是曲无容。

但她却绝不是为了怕楚留香他们在这秘谷中迷失，她只是自己想快些离开这充满了惨痛回忆，充满血腥的地方。

她痴痴的走着，目光茫然直视前方，整个人像是已完全麻木，她的同伴全都死了，她却还活着。

她也许并不是为了她们的死而难受，只不过是為了自己没有死而歉疚，她好像觉得自己本也应该死在这里的。

跟在她后面的，是一点红、姬冰雁，最后面才是楚留香，他们能活着走出这里，的确值得欢喜。

但也不知怎地，每个人心情却十分沉重。

就在这时，突见刀光一闪，向曲无容直劈下来。

曲无容竟然视而不见，完全不避不闪。

一点红大惊之下扑了上去，一把将她拉过来。

中原一点红身法之疾，反应之快，固然可称独步中原，但这一刀的来势之急，更非言语所能形容。

一点红终于还是迟了一步。

他只有将曲无容拉倒在地上，自己也扑上去，以身子护卫着，反手向刀锋迎了上去。

只听“卡嚓”一声，鲜血箭一般喷了出来。

他一条左臂已被生生砍断。

楚留香、姬冰雁，大惊之下，双双抢出。

只见刀锋如金芒闪电，又向他们砍了过来。

楚留香身形一曲，一闪，已抢入刀光之中，将这入手臂向上一托、一拧，刀便已到了他手里。

这一招的迅速、准确、灵活，当真已到了武功的巅峰。

姬冰雁立掌如刀，已向这人咽喉切了下去。

楚留香、姬冰雁，两人联手，配合得真是天衣无缝，这一招出手双飞，天下只怕再也没有一个人能闪避得开。

胡铁花一刀得手，方待乘胜追击，突觉疾风扑面，一人已抢入怀中，出招之险，竟是他生平未遇。

普天之下，有谁能在一招间就将胡铁花制住？

胡铁花心念一闪，失声道：“老臭虫。”

这一声“老臭虫”叫了出来，楚留香和姬冰雁俱是大吃一惊，“呛啷”一声，楚留香掌中刀跌在地上。

姬冰雁切出去的手，也硬生生顿住，嗔声道：“小胡，是你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除了我这倒楣鬼还有谁？”

楚留香和姬冰雁跺一跺脚，一齐松开了手。

胡铁花站起来松了口气，笑道：“好家伙，老臭虫你可真有两下子，但若非我已累得半死了，你们也休想这么快就得手。”

楚留香和姬冰雁俱是面色沉重，闭口不语。

胡铁花笑道：“你们没有杀了我，本该谢天谢地才是，为什么……”

他忽然觉出了气氛之沉重，这才想起方才自己那一刀，立刻也笑不出来，干咳两声，讷讷道：“刚刚……刚刚……刚刚……”

他嘴里“刚刚”说个不停，好像在敲锣一样。

楚留香叹道：“你刚刚真是闯出祸来了。”

胡铁花揉了揉鼻子，悄声道：“是谁受了伤？”

楚留香还未答话，火光一闪，柳别飞已亮起了火折子，这时用不着楚留香再说，胡铁花也看见受伤的人了。

只见血泊中，一个白衣女子痴痴的坐着，动也不动，身上虽然溅满鲜血，但受伤的并不是她。

一个修长、黝黑，硬得像铁，冷得像冰的黑衣人，已缓缓自血泊中站了起来，他左臂的伤口还在滴着血，但苍白的脸上却全无表情，身子竟也能像枪一样站得笔直，看来你就算是砍断他两条腿，他也不会倒下去。

胡铁花瞧着他，也不知该说什么。

一点红也在瞧着他，忽然一笑道：“好刀法。”

他若是埋怨怒骂，无论骂得多么凶，胡铁花也还觉得好受些，但这一声称赞，却令胡铁花脖子都红了。

一点红缓缓道：“你不必难受，这不能怪你，我若是你，也得砍这一刀。”

他越是不怪胡铁花，胡铁花越是觉得难受，这当然并不是胡铁花的错，

但胡铁花现在却觉得自己实在错了。

姬冰雁忽然走过去，拍拍他肩头道：“你可知道他是谁么？”

胡铁花长叹道：“我只知道他是条好汉，天下少见的好汉。”

姬冰雁道：“他就是——一点红。”

胡铁花耸然道：“中原一点红？”

姬冰雁道：“正是。”

胡铁花跺脚道：“我真该死！该死！该死！”

他瞧着地上的断手，简直快要哭了出来，只因这不是一只普通的手，中原第一快剑，就是这一只手使出来的。

天下又有几只这样的手？

现在这只手已被他砍断了，又有什么能够代替？又有什么能够补偿？

胡铁花忽然拾起地上的刀，一刀向自己手臂上砍了下去。

但姬冰雁却拉住了他，道：“你用不着这样做。”

胡铁花嘶声道：“你放手，我用不着你管。”

姬冰雁叹道：“你可知道，不只是你欠他一只手，我也欠他一条腿，但我们用不着现在急着就还他，以后等他需要时再还，岂非更好么？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笔账，但愿你能还得清才好。”

一点红忽然道：“这不是账，谁也用不着还的。”

他拾起自己的断臂，瞧了半晌，忽又一笑道：“这只手反正已杀得太多了，让它休息休息也好。”

话说完了，他的人终于也倒了下去。

琵琶公主见了楚留香，姬冰雁见了“石驼”，自然也有一番惊喜，自然会将自己别后经过都说出来。

这时他们已离开那秘谷，曲无容坐在力竭昏迷的一点红身旁，痴痴的瞧着，像是直到现在才第一眼瞧见他似的。

胡铁花已有很久没有说话了，此刻终于忍不住道：“画眉鸟，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？可真是心狠手辣。”

琵琶公主道：“他喜欢杀人，为什么不索性将石观音也一齐杀了？”

姬冰雁道：“也许他恰巧没有遇见石观音，也许他还要将石观音留给楚留香。”

琵琶公主道：“石观音又怎会恰巧不在呢？”

姬冰雁瞧了曲无容一眼，道：“据这位曲姑娘说，石观音并不是常常都在那里的，尤其是最近，她不在的时候，反而比在的时候多得多。”

琵琶公主皱眉叹道：“那么，平时她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这句话谁也回答不出来了。

琵琶公主又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”

她这句话是向楚留香说的，大家这时才发现，楚留香闭着眼坐在那里，宛如老僧入定，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。

只听他嘴里念念有词，又好像是在念经，说的却是：“华山七剑……黄山世家……皇甫高……石观音。”

大家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见他脸上渐渐发了光。

琵琶公主忍不住轻轻推了他一下，道：“你知道石观音在哪里？”

楚留香终于张开眼来，目中神光暴射，却笑道：“石观音？谁是石观音？”

琵琶公主怔了怔，失笑道：“你想什么想得发了呆，连石观音都忘了。”

楚留香大笑道：“有石观音即是没有石观音，没有石观音即是有石观音……我从来也不曾记得，却叫我从何忘记？”

琵琶公主又惊又笑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我不懂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本来就不懂，这是禅机。”

琵琶公主道：“什么禅机？”

楚留香摇头道：“天机不可泄漏，佛云：不可说，不可说。”

琵琶公主笑道：“你打什么机锋？忽然想做和尚了吗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正是忽然想起个和尚来。”

琵琶公主道：“谁？”

楚留香微笑不语。

琵琶公主瞧了瞧胡铁花，笑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这人有时实在可恨得很。”

楚留香忽然又道：“极乐之星现在在哪里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我本来已交给她，她又还给我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若真是知道了这极乐之星的秘密，又当如何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我既然已答应了王妃，自然要告诉她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很好，我们现在就去找她吧！”

琵琶公主道：“但……但石观音呢？”

楚留香笑了笑，道：“石观音？谁是石观音？”

琵琶公主简直连肚子都要气破了，却又忍不住要笑，咬着嘴唇道：“你这

人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？”

楚留香微笑道：“你跟我去，就会明白了。”

柳别飞咳嗽了一声，讷讷道：“在下兄弟已有十余年未返华山，此刻楚香帅既然要去办别的事，在下兄弟就想……就想告辞了。”

楚留香神情忽然凝重起来，道：“两位现在还不能走。”

柳别飞道：“香帅莫非还有什么吩咐么？”

楚留香沉吟了半晌，忽又笑了笑，道：“两位跟我去就会明白了。”

柳别飞也沉吟了半晌，道：“在下只求楚香帅答应一件事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柳兄又有何吩咐？”

柳别飞叹道：“在下倒无妨，但有些事，却是我皇甫大哥不愿说出，甚至连提都不愿提起的……”

楚留香微笑道：“但我若问起这些事，你们又不能不说，是么？”

柳别飞苦笑道：“正是如此，所以，在下只求楚香帅……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要我连问都莫问，是么？”

柳别飞黯然垂首，讷讷道：“香帅若肯答应，在下实是感激不尽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我现在可曾问过什么？”

柳别飞道：“什么都未曾问起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现在既未曾问，以后还会问么？”

柳别飞默然半晌，叹道：“不错，香帅现在既然还没有问，以后更不会问了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你明白就好。”

柳别飞忽又道：“但这些事，香帅本该问的，为何又不问了昵？”

楚留香淡淡道：“只因我该问的，我已知道了。”

琵琶公主实在又憋不住了，大声道：“你该问什么？你又知道什么？求求你，莫要打哑谜好么？”

楚留香还未说话，突听远方响起了一片驼铃声。

断续的铃声在风中传来，显得那么苍凉，那么单调，但在楚留香等人耳中，世上简直没有比这更悦耳动听的声音。

胡铁花、柳别飞等人俱是精神一震，就连琵琶公主都忘了再追问那“哑谜”是什么了。

她闭着眼睛，静静地倾听了半晌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悠悠道：“你可知道那是什么声音？”